智囊/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智囊

◀上一卷

第五卷　知微

下一卷▶

明智部總序

馮子曰：「有宇宙以來，只爭『明』、『暗』二字而已。混沌暗而開闢明，亂世暗而治朝明，小人暗而君子明；水不明則腐，鏡不明則錮，人不明則墮於雲霧。今夫燭腹極照，不過半磚，朱曦霄駕，洞徹八海；又況夫以夜為晝，盲人瞎馬，僥倖深溪之不隕也，得乎？故夫暗者之未然，皆明者之已事；暗者之夢景，皆明者之醒心；暗者之歧途，皆明者之定局；由是可以知人之所不能知，而斷人之所不能斷，害以之避，利以之集，名以之成，事以之立。明之不可已也如是，而其目為『知微』，為『億中』，為『剖疑』，為『經務』。吁！明至於能經務也，斯無惡於智矣！

聖無死地，賢無敗局；縫禍於渺，迎祥於獨；彼昏是違，伏機自觸。集「知微」。

箕子

紂初立，始為象箸。箕子歎曰：「彼為象箸，必不盛以土簋，將作犀玉之杯。玉杯象箸，必不羹藜藿，衣短褐，而舍於茅茨之下，則錦衣九重，高台廣室。稱此以求，天下不足矣！遠方珍怪之物，輿馬宮室之漸，自此而始，故吾畏其卒也！」未幾，造鹿台，

為瓊室玉門，狗馬奇物充牛刃其中，酒池肉林，宮中九市，而百姓皆叛。

殷長者

武王入殷，聞殷有長者，武王往見之，而問殷之所以亡。殷長者對曰：「王欲知之，則請以日中為期。」及期弗至，武王怪之。周公曰：「吾已知之矣。此君子也，義不非其主。若夫期而不當，言而不信，此殷之所以亡也。已以此告王矣。」

周公　姜太公

太公封於齊，五月而報政。周公曰：「何族〈〔同速〕〉也？」曰：「吾簡其君臣，禮從其俗。」伯禽至魯，三年而報政。周公曰：「何遲也？」曰：「變其俗，革其禮，喪三年而後除之。」周公曰：「後世其北面事齊乎？夫政不簡不易，民不能近；平易近民，民必歸之。」

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，曰：「尊賢而尚功。」周公曰：「後世必有篡弒之臣。」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，曰：「尊賢而尚親。」太公曰：「後寢弱矣。」

〔馮述評〕

二公能斷齊、魯之敝於數百年之後，而不能預為之維；非不欲維也，治道可為者止此耳。雖帝王之法，固未有久而不敝者也；敝而更之，亦俟乎後之人而已。故孔子有「變齊、變魯」之說。陸葵日曰：「使夫子之志行，則姬、呂之言不驗。」夫使孔子果行其志，亦不過變今之齊、魯，為昔之齊、魯，未必有加於二公也。二公之孫子，苟能日儆懼於二公之言，又豈俟孔子出而始議變乎？

辛有

平王之東遷也，辛有適伊川，見披髮而祭於野者，曰：「不及百年，此其戎乎？其禮先亡矣！」及魯僖公二十二年，秦、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。

〔馮述評〕

猶秉周禮，仲孫卜東魯之興基;其禮先亡，辛有料伊川之戎禍。

何曾

何曾，字穎考，常侍武帝宴，退語諸子曰：「主上創業垂統，而吾每宴，乃未聞經國遠圖，唯說平生常事，後嗣其殆乎？及身而已，此子孫之憂也！汝等猶可獲沒。」指諸孫曰：「此輩必及於亂！」及綏被誅於東海王越，嵩哭曰：「吾祖其大聖乎？」嵩、綏皆邵子，曾之孫也。

管仲

管仲有疾，桓公往問之，曰：「仲父病矣，將何以教寡人？」管仲對曰：「願君之遠易牙、豎刁、常之巫、衛公子啟方。」公曰：「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，猶尚可疑耶？」對曰：「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。其子之忍，又何有於君？」公又曰：「豎刁自宮以近寡人，猶尚可疑耶？」對曰：「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，其身之忍，又何有於君。」公又曰：「常之巫審於死生，能去苛病，猶尚可疑耶？」對曰：「死生，命也；苛病，天也。君不任其命，守其本，而恃常之巫，彼將以此無不為也。」〔邊批：造言惑眾。〕公又曰：「衛公子啟方事寡人十五年矣，其父死而不敢歸哭，猶尚可疑耶？」對曰：「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，其父之忍，又何有於君。」公曰：「諾。」管仲死，盡逐之。食不甘，宮不治，苛病起，朝不肅，居三年，公曰：「仲父不亦過乎？」於是皆復召而反。明年，公有病，常之巫從中出曰：「公將以某日薨。」〔邊批：所謂無不為也。〕易牙、豎刁、常之巫相與作亂。塞宮門，築高牆，不通人，公求飲不得，衛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十下衛。公聞亂，慨然歎，涕出，曰：「嗟乎！聖人所見豈不遠哉？」

〔馮述評〕

昔吳起殺妻求將，魯人譖之；樂羊伐中山，對使者食其子，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。夫能為不近人情之事者，其中正不可測也。

天順中，都指揮馬良有寵。良妻亡，上每慰問。適數日不出，上問及，左右以新娶對。上怫然曰：「此廝夫婦之道尚薄，而能事我耶？」杖而疏之。

宣德中，金吾衛指揮傅廣自宮，請效用內廷。上曰：「此人已三品，更欲何為？自

殘希進，下法司問罪。」

噫！此亦聖人之遠見也。

衛姬　管仲　東郭垂

齊桓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。退朝而入，衛姬望見君，下堂再拜，請衛君之罪。公問故，對曰：「妾望君之入也，足高氣強，有伐國之志也。見妾而色動，伐衛也！」明日君朝，揖管仲而進之。管仲曰：「君舍衛乎？」公曰：「仲父安識之？」管仲曰：「君之揖朝也恭，而言也徐，見臣而有慚色。臣是以知之。」

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，謀未發而聞於國。公怪之，以問管仲。仲曰：「國必有聖人也。」桓公歎曰：「嘻！日之役者，有執柘杵而上視者，意其是耶？」乃令復役，無得相代。少焉，東郭垂至。管仲曰：「此必是也。」乃令儐者延而進之，分級而立。管仲曰：「子言伐莒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管仲曰：「我不言伐莒，子何故曰？」對曰：「君子善謀，小人善意。臣竊意之也！」管仲曰：「我不言伐莒，子何以意之？」對曰：「臣聞君子有三色：優然喜樂者，鐘鼓之色；愀然清靜者，縗絰之色；勃然充滿者，兵革之色。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，勃然充滿，此兵革之色。君吁而不吟，所言者伐莒也；君舉臂而指，所當者伐莒也。臣竊意小諸侯之未服者唯莒，故言之。」

〔馮述評〕

桓公一舉一動，小臣婦女皆能窺之，殆天下之淺人歟？是故管子亦以淺輔之。

臧孫子

齊攻宋，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荊。荊王大悅，許救之，甚歡。臧孫子憂而反，其御曰：「索救而得，子有憂色，何也？」臧孫子曰：「宋小而齊大，夫救小宋而患於大齊，此人之所以憂也。而荊王悅，必以堅我也。我堅而齊敝，荊之所利也。」臧孫子歸，齊拔五城於宋，而荊救不至。

南文子

智伯欲伐衛，遺衛君野馬四百、璧一。衛君大悅，君臣皆賀，南文子有憂色。衛君曰：「大國交歡，而子有憂色何？」文子曰：「無功之賞，無力之禮，不可不察也。野馬四百、璧一，此小國之禮，而大國致之，君其圖之。」衛君以其言告邊境，智伯果起兵而襲衛，至境而反，曰：「衛有賢人，先知吾謀也。」

〔馮述評〕

韓、魏不愛萬家之邑以驕智伯，此亦璧馬之遺也。智伯以此蠱衛，而還以自蠱，何哉？

智過　絺疵

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，遇智過轅門之外，智過入見智伯曰：「二主殆將有變？」君曰：「何如？」對曰：「臣遇孟談於轅門之外，其志矜，其行高。」智伯曰：「不然。吾與二主約謹矣，破趙，三分其地，必不欺也，子勿出於口。」智過出見二主，入說智伯曰：「二主色動而意變，必背君，不如今殺之。」智伯曰：「兵著晉陽三年矣，旦暮當拔而饗其利，乃有他心，不可。子慎勿復言。」智過曰：「不殺，則遂親之。」智伯曰：「親之奈何？」智過曰：「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，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，是皆能移其君之計。君其與二君約：破趙，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。如是，則二主之心可不變，而君得其所欲矣。」智伯曰：「破趙而三分其地，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，則吾所得者少，不可。」智過見君之不用也，言之不聽，出更其姓為輔氏，遂去不見。〔張孟談邊批：正是智過對手。〕聞之，入見襄子曰：「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，其視有疑臣之心；入見智伯，出更其姓。今暮不擊，必後之矣。」襄子曰：「諾。」使張孟談見韓、魏之君，夜期，殺守堤之吏，而決水灌智伯軍。智伯軍救水而亂，韓，魏翼而擊之。襄子將卒犯其前，大敗智伯軍而擒智伯。智伯身死，國亡，地分，智氏盡滅，唯輔氏存焉。

〔馮述評〕

按《綱目》，智果〈〔過〕〉更姓，在智宣子立瑤為後之時，謂瑤「多才而不仁，必滅智宗」，其知更早。

智伯行水，魏桓子、韓康子驂乘。智伯曰：「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。」桓子肘康子，康子履桓子之跗。以汾水可以灌安邑，絳水可以灌平陽也。絺疵謂智伯曰：「韓、

魏必反矣。」智伯曰：「子何以知之？」對曰：「以人事知之，夫從韓、魏而攻趙，趙亡，難必及韓、魏矣。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，城降有日，而二子無喜志，有憂色，是非反而何？」明日，智伯以其言告二子。〔邊批：蠢人。〕二子曰：「此讒臣欲為趙氏游說，使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。不然，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，而欲為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？」二子出，絺疵入曰：「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？」智伯曰：「子何以知之？」對曰：「臣見其視臣端而疾趨，知臣得其情故也。」

諸葛亮

有客至昭烈所，談論甚愜。諸葛忽入，客遂起如廁。備對亮誇客，亮曰：「觀客色動而神懼，視低而盼數，奸形外漏，邪心內藏，必曹氏刺客也。」急追之，已越牆遁矣。

梅國楨

少司馬梅公衡湘〈〔名國楨，麻城人。〕〉總督三鎮，虜酋忽以鐵數錙來獻，曰：「此沙漠新產也。」公意必無此事，彼幸我弛鐵禁耳，乃慰而遣之，即以其鐵鑄一劍，鐫云：「某年月某王贈鐵。」因檄告諸邊：「虜中已產鐵矣，不必市釜。」其後虜缺釜，來言舊例，公曰：「汝國既有鐵，可自冶也。」虜使嘩言無有，公乃出劍示之。虜使叩頭服罪，自是不敢欺公一言。

〔馮按〕

公撫雲中，值虜王款塞，以靜鎮之。遇華人盜夷物者，置之法，夷人於賞額外求增一絲一粟，亦不得也。公一日大出獵，盛張旗幟，令諸將盡甲而從，校射大漠。縣令以非時妨稼，心怪之而不敢言。後數日，獲虜諜云，虜欲入犯，聞有備中止。令乃歎服，公之心計，非人所及。

魏先生

隋末兵興，魏先生隱梁、宋間。楊玄感戰敗，謀主李密亡命雁門，變姓名教授，與先生往來。先生因戲之曰：「觀吾子氣沮而目亂，心搖而語偷，今方捕蒲山黨，得非長者乎？」李公驚起，捉先生手曰：「既能知我，豈不能救我與？」先生曰：「吾子無帝王規模，非將帥才略，乃亂世之雄杰耳。」〔邊批：數句道破李密一生，不減許子將之

評孟德也。〕因極陳帝王將帥與亂世雄杰所以興廢成敗，曰：「吾嘗望氣，汾晉有聖人生，能往事之，富貴可取。」李公拂衣而言曰：「豎儒不足與計。」事後脫身西走，所在收兵，終見敗覆，降唐復叛，竟以誅夷。

〔馮述評〕

魏先生高人，更勝嚴子陵一籌。

夏翁　尤翁

夏翁，江陰巨族，嘗舟行過市橋。一人擔糞，傾入其舟，濺及翁衣，其人舊識也。僮輩怒，欲毆之。翁曰：「此出不知耳。知我寧肯相犯？」因好語遣之。及歸，閱債籍，此人乃負三十金無償，欲因以求死。翁為之折券。

長洲尤翁開錢典，歲底，聞外哄聲，出視，則鄰人也。司典者前訴曰：「某將衣質錢，今空手來取，反出詈語，有是理乎？」其人悍然不遜。翁徐諭之曰：「我知汝意，不過為過新年計耳。此小事，何以爭為？」命檢原質，得衣帷四五事，翁指絮衣曰：「此禦寒不可少。」又指道袍曰：「與汝為拜年用，他物非所急，自可留也。」其人得二件，默然而去。是夜竟死於他家，涉訟經年。蓋此人因負債多，已服毒，知尤富可詐，既不獲，則移於他家耳。或問尤翁：「何以預知而忍之？」翁曰：「凡非理相加，其中必有所恃，小不忍則禍立至矣。」〔邊批：名言！可以喻大。〕人服其識。

〔馮述評〕

呂文懿公初辭相位，歸故里，海內仰之如山斗。有鄉人醉而詈之，公戒僕者勿與較。逾年，其人犯死刑入獄，呂始悔之，曰：「使當時稍與計較，送公家責治，可以小懲而大戒，吾但欲存厚，不謂養成其惡，陷人於有過之地也。」議者以為仁人之言，或疑此事與夏、尤二翁相反，子猶曰：不然，醉詈者惡習，理之所有，故可創之使改；若理外之事，亦當以理外容之，智如活水，豈可拘一轍乎？」

隰斯彌

隰斯彌見田成子，田成子與登台四望，三面皆暢，南望，隰子家之樹蔽之，田成子

亦不言。隰子歸，使人伐之，斧才數創，隰子止之，其相室曰：「何變之數也？」隰子曰：「諺云：「知淵中之魚者不祥。」田子將有事，事大而我示之知微，我必危矣，不伐樹，未有罪也。知人之所不言，其罪大矣，乃不伐也。」

〔馮述評〕

又是隰斯彌一重知微處。

郈成子

郈成子為魯聘於晉，過衛，右宰谷臣止而觴之，陳樂而不樂，酒酣而送之以璧。顧反，過而弗辭。其僕曰：「向者右宰谷臣之觴吾子也甚歡，今侯潠過而弗辭。」郈成子曰：「夫止而觴我，與我歡也；陳樂而不樂，告我憂也；酒酣而送我以璧，寄之我也。若是觀之，衛其有亂乎？」倍衛三十里，聞寧喜之難作，右宰谷臣死之。還車而臨，三舉而歸；至，使人迎其妻子，隔宅而異之，分祿而食之；其子長而反其璧。孔子聞之，曰：「夫知可以微謀，仁可以托財者，其郈成子之謂乎？」

龐參

龐仲達為漢陽太守，郡人任棠有奇節，隱居教授。仲達先到候之，棠不交言，但以薤一大本、水一盂置戶屏前，自抱兒孫，伏於戶下。主簿白以為倨，仲達曰：「彼欲曉太守耳，水者，欲吾清；拔大本薤者，欲吾擊強宗；抱兒當戶，欲吾開門恤孤也。」歎息而還，自是抑強扶弱，果以惠政得民。

張方平

富鄭公自亳移汝，過南京。，張安道留守，公來見，坐久之。公徐曰：「人固難知也！」安道曰：「得非王安石乎？亦豈難知者。往年方平知貢舉，或薦安石有文學，宜辟以考校，姑從之。，安石既來，一院之事皆欲紛更，方平惡其人，即檄以出，自此未嘗與語也。」富公有愧色。

〔馮述評〕

曲逆之宰天下，始於一肉；荊公之紛天下，兆於一院。善觀人者，必於其微。

寇準不識丁謂，而王旦識之。富弼、曾公亮不識安石，而張方平、蘇洵、鮮于侁、李師中識之。人各有所明暗也。

洵作《辨奸論》，謂安石「不近人情」，侁則以沽激，師中則以眼多白。三人決法不同而皆驗。

或薦宋莒公兄弟〔郊、祁〕可大用。昭陵曰：「大者可；小者每上殿，則廷臣無一人是者。」已而莒公果相，景文竟終於翰長。若非昭陵之早識，景文得志，何減荊公！

陳瓘

陳忠肅公因朝會，見蔡京視日，久而不瞬，每語人曰：「京之精神如此，他日必貴。然矜其稟賦，敢敵太陽，吾恐此人得志，必擅私逞慾，無君自肆矣。」及居諫省，遂攻其惡。時京典辭命，奸惡未彰，眾咸謂公言已甚。京亦因所親以自解。公誦杜詩云：「射人先射馬，擒賊須擒王。」攻之愈力。後京得志，人始追思公言。

王禹偁

丁謂詩有「天門九重開，終當掉臂入」，王禹偁讀之，曰：「入公門，鞠躬如也。」天門豈可掉臂入乎？此人必不忠。」後如其言。

何心隱

何心隱，嘉、隆間大俠也，而以講學為名。善御史耿定向，游京師與處。適翰林張居正來訪，何望見便走匿。張聞何在耿所，請見之。何辭以疾。張少坐，不及深語而去。耿問不見江陵之故，何曰：「此人吾畏之。」耿曰：「何為也？」何曰：「此人能操天下大柄。」耿不謂然。何又曰：「分宜欲滅道學而不能，華亭欲興道學而不能；能興滅者，此子也。子識之，此人當殺我！」後江陵當國，以其聚徒亂政，卒捕殺之。

〔馮述評〕

心隱一見江陵，便知其必能操柄，又知其當殺我，可謂智矣。卒以放浪不檢，自陷罟獲，何哉？王弇州《朝野異聞》載，心隱嘗游吳興，幾誘其豪為不軌；又其友呂光多游蠻中，以兵法教其酋長。然則心隱之死非枉也，而李卓吾猶以不能容心隱為江陵罪，豈正論乎？

李臨川先生《見聞雜記》云，陸公樹聲在家日久，方出為大宗伯，不數月，引疾歸。沈太史一貫當晚攜弇報國寺訪之，訝公略無病意，問其亟歸之故。公曰：「我初入都，承江陵留我閣中具飯，甚盛意也。第飯間，江陵從者持鬃抿刷雙鬢者再，更換所穿衣服數四，此等舉動，必非端人正士。且一言不及政事，吾是以不久留也。」噫！陸公可謂「見幾而作」矣！

潘濬

武陵郡樊伷由嘗誘諸夷作亂，州督請以萬人討之，權召問潘濬。濬曰：「易與耳，五千人足矣。」權曰：「卿何輕之甚也？」濬曰：「伷雖弄唇吻而無實才。昔嘗為州人設饌(比至日中，食不可得，而十餘自起，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。」權大笑，即遣濬，果以五千人斬伷。

卓敬

建文初，燕王來朝，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：「燕王智慮絕人，酷類先帝；夫北平者，強幹之地，金、元所由興也。宜徙燕南昌，以絕禍本。夫萌而未動者，幾也；量時而為者，勢也。勢非至勁莫能斷，幾非至明莫能察。」建文見奏大驚。翌日，語敬曰：「燕邸骨肉至親，卿何得及此？」對曰：「楊廣、隋文非父子耶？」

〔馮述評〕

齊、黃諸公無此高議。使此議果行，靖難之師亦何名而起？

朱仙鎮書生

朱仙鎮之敗，兀術欲棄汴而去。有書生叩馬曰：「太子毋走，岳少保且退。」兀術曰：「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，京城日夜望其來，何謂可守？」生曰：「自古未有權

臣在內，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，岳少保且不免，況成功乎？」兀術悟，遂留。

〔馮述評〕

以此書生而為兀術用，亦賦檜驅之也。

沈諸梁

楚太子建廢，殺於鄭，其子曰勝，在吳，子西欲召之。沈諸梁聞之，見子西曰：「聞子召王孫勝，信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子高曰：「將焉用之？」曰：「吾聞之，勝直而剛，欲置之境。」子高曰：「不可。吾聞之，勝也詐而亂，彼其父為戮於楚，其心又狷而不潔。若其狷也，不忘舊怨，而不以潔悛德，思報怨而已。夫造勝之怨者，皆不在矣。若來而無寵，速其怒也；若其寵之，貪而無厭，思舊怨以修其心，苟國有釁，必不居矣。吾聞國家將敗，必用奸人，而嗜其疾味，其子之謂乎？夫誰無疾眚，能者早除之。舊怨滅宗，國之疾眚也；為之關龠，猶恐其至也，是之謂日惕。若召而近之，死無日矣！」弗從，召之，使處吳境，為白公。後敗吳師，請以戰備獻，遂作亂，殺子西、子期於朝。

孫堅　皇甫酈

孫堅嘗參張溫軍事。溫以詔書召董卓，卓良久乃至，而詞對頗傲。堅前耳語溫曰：「卓負大罪而敢鴟張大言，其中不測。宜以『召不時至』，按軍法斬之。」溫不從。卓後果橫不能制。

中平二年，董卓拜並州牧，詔使以兵委皇甫嵩，卓不從。時嵩從子酈在軍中，〔邊批：此子可用。〕說嵩曰：「本朝失政，天下倒懸。能安危定傾，唯大人耳。今卓被詔委兵，而上書自請，是逆命也；又以京師昏亂，躊躇不進，此懷奸也；且其凶戾無親，將士不附。大人今為元帥，仗國威以討之，上顯忠義，下除凶害，此桓、文之事也。」嵩曰：「專命雖有罪，專誅亦有責。不如顯奏其事，使朝廷自裁。」〔邊批：此時用道學語不著。〕於是上書以聞。帝讓卓，卓愈增怨嵩。及卓秉政，嵩幾不免。

〔馮述評〕

觀此二條，方知哥舒翰誅張擢，李光弼斬崔眾，是大手段、大見識。事見《威克部》

。

曹瑋

河西首領趙元昊反。上問邊備，輔臣皆不能對。明日，樞密四人皆罷。王曮謫虢州。翰林學士蘇公儀與曮善，出城見之。曮謂公儀曰：「曮之此行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。」公儀曰：「此術士也。」

曮曰：「非也。昔時為三司鹽鐵副使，疏決獄囚，至河北；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，初起為定帥。曮至定，治事畢，瑋謂曮曰：『公事已畢，自此當還。明日願少留一日，欲有所言。』曮既愛其雄材，又聞欲有所言，遂為之留。明日，具饌甚簡儉，食罷，屏左右，曰：『公滿面權骨，不為樞輔即邊帥，或謂公當作相，則不能也。不十年，必總樞於此，時西方當有警，公宜預講邊備，搜閱人材，不然無以應猝。』曮曰：「四境之事，唯公知之，何以見教？』曹曰：『瑋在陝西日，河西趙德明嘗使以馬易於中國，怒其息微，欲殺之，莫可諫止。德明有一子，年方十餘歲，極諫不已：『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，今更以資殺邊人，則誰肯為我用者？』瑋聞其言，私念之曰：『此子欲用其人矣，是必有異志！』聞其常往來於市中，瑋欲一識之，屢使人誘致之，不可得。乃使善畫者圖其貌，既至觀之，真英物也！此子必為邊患，計其時節，正在公秉政之日。公其勉之！」曮是時殊未以為然。今知其所畫，乃元昊也。」

〔李溫陵曰〕

對王曮談兵，如對假道學談學也。對耳不相聞，況能用之於掌本兵之後乎？既失官矣，乃更思前語。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！

高歡

齊神武自洛陽還，傾產結客。親友怪問之，答曰：「吾至洛陽，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，朝廷懼亂而不問。為政若此，事可知也。財物豈可常守耶？」自是有澄清天下之志。

〔馮述評〕

莽殺子滅後家，而三綱絕；魏不治宿衛羽林之亂，而五刑隳。退則為梅福之掛冠浮海，進則為神武之散財結客。

任文公

王莽居攝。巴郡任文公善占，知大亂將作，乃課家人負物百斤，環舍疾走，日數十回。人莫知其故。後四方兵起，逃亡鮮脫者，唯文公大小負糧捷步，悉得免。

〔馮述評〕

張矍教蔡家兒學走，本此。

東院主者

唐末，岐、梁爭長。東院主者知其將亂，日以菽粟作粉，為土墼，附而墁之，增其屋木。一院笑以為狂。亂既作，食盡樵絕。民所窖藏為李氏所奪，皆餓死；主沃粟為糜，毀木為薪，以免。隴右有富人，預為夾壁，視食之可藏者，乾之，貯壁間，亦免。

第五倫　魏相

諸馬既得罪，竇氏益貴盛，皇后兄憲、弟篤喜交通賓客。第五倫上疏曰：「憲椒房之親，典司禁兵，出入省闥，驕佚所自生也。議者以貴戚廢錮，當復以貴戚浣濯之，猶解酲當以酒也，願陛下防其未萌，令憲永保福祿。」憲果以驕縱敗。

〔馮述評〕

永元〈〔和帝年號〕〉初，何敞上封事，亦言及此。但在奪沁水公主田園及殺都鄉侯暢之後，跋扈已著，未若倫疏之先見也。

魏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，言：「〈春秋〉譏世卿，惡宋三世為大夫，及魯季孫之專權，皆危亂國家。自後世以來，祿去王室，政由塚宰。今霍光死，子復為大將軍，兄子秉樞機，昆弟、諸婿據權勢、任兵官，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，或夜詔門出入，驕奢放縱，恐寢不制，宜有以損奪其權，破散陰謀，固萬世之基，全功臣之世。」

又故事，諸上書者皆為二封，署其一曰：「副封」。領尚書者先發副封，所言不善，屏去不奏。

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，以防壅蔽。宣帝善之，詔相給事中，皆從其議。霍氏殺許後之謀始得上聞。乃罷其三侯，令就第，親屬皆出補吏。

〔馮述評〕

茂陵徐福「曲突徙薪」之謀，魏相已用之早矣。

〈雋不疑傳〉云：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，不疑固辭，不肯當，久之病免。

〈劉德傳〉云：大將軍欲以婦妻之，德不敢取，畏盛滿也。後免為庶人，屏居田間。

霍光皆欲以女歸二公而二公不受，當炙手炎炎之際，乃能避遠權勢，甘心擯棄，非有高識，孰能及此？觀范明友之禍，益信二公之見為不可及。

馬援

建武中，諸王皆在京師，競修名譽，招游士。馬援謂呂種曰：「國家諸子並壯，而舊防未立，若多通賓客，則大獄起矣。卿曹戒慎之。」後果有告諸王賓客生亂，帝詔捕賓客，更相牽引，死者以數千。種亦與禍，歎曰：「馬將軍神人也。」

援又嘗謂梁鬆、竇固曰：「凡人為貴，當可使賤，如卿等當不可復賤。居高堅自持，勉思鄙言。」鬆後果以貴滿致災，固亦幾不免。

申屠蟠

申屠蟠生於漢末。時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，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。太學生爭慕其風，以為文學將興、處士復用。蟠獨歎曰：「昔戰國之世，處士橫議，列國之王至為擁彗先驅，卒有坑儒燒書之禍，今之謂矣。」乃絕跡於梁、碭山之間，因樹為屋，自同傭人。居二年，滂等果罹黨錮，或死或刑，唯蟠超然免於疑論。

〔馮述評〕

物貴極徵賤，賤極徵貴，凡事皆然。至於極重而不可復加，則其勢必反趨於輕。居局內者常留不盡可加之地，則伸縮在我，此持世之善術也。

張翰　顧榮　庾衮

齊王冏專政，顧榮、張翰皆慮及禍。翰因秋風起，思菰菜、蓴羹、鱸魚膾，歎曰：「人生貴適志耳，富貴何為？」即日引去，〔邊批：有托而逃，不顯其名，高甚！〕榮故酣飲，不省府事，以廢職徙為中書侍郎。潁川處士庾衮聞冏期年不朝，歎曰：「晉室卑矣，禍亂將興。」帥妻子逃林慮山中。

穆生

楚元王初敬禮申公等，穆生不嗜酒，元王每置酒，常為穆生設醴。及王戊即位，常設，後忘設焉，穆生退曰：「可以逝矣。醴酒不設，王之意怠，不去，楚人將鉗我於市。」稱疾臥。申公、白生強起之，曰：「獨不念先王之德與？今王一旦失小禮，何足至此？」穆生曰：「《易》稱：知幾其神。幾者，動之微，吉凶之先見者也。君子見幾而作，不俟終日。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，為道存也；今而忽之，是忘道也。忘道之人，胡可與久處？〔邊批：擇交要訣。〕吾豈為區區之禮哉？」遂謝病去。申公、白生獨留，王戊稍淫暴，二十年，為薄太后服，私奸。削東海、薛郡，乃與吳通謀。二人諫不聽，胥靡之，衣之赭衣，舂於市。

列子

子列子窮，貌有飢色。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，曰：「列禦寇，有道之士也。居君之國而窮，君毋乃不好士乎？」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。子列子出見使者，再拜而辭。使者去，子列子入。其妻望而拊心曰：「聞為有道者，妻子皆得逸樂。今妻子有飢色矣，君過而遺先生食，先生又弗受也，豈非命哉？」子列子笑而謂之曰：「君非自知我也，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。夫以人言而粟我，至其罪我也，亦且以人言，此吾所以不受也。」其後民果作難，殺子陽。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，不義；死其難，則死無道也。死無道，逆也。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，豈不遠哉！

〔馮述評〕

魏相公叔痤病且死，謂惠王曰：「公孫鞅年少有奇才，願王舉國而聽之。即不聽，必殺之，勿令出境。」〔邊批：言殺之者，所以果其用也。〕王許諾而去。公叔召鞅謝曰：「吾先君而後臣，故先為君謀，後以告子，子必速行矣！」鞅曰：「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，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？」卒不去。

鞅語正堪與列子語對照。

韓侂胄賓客

韓平原侂胄嘗為南海尉，延一士人作館客，甚賢。既別，杳不通問。平原當國，嘗思其人。一日忽來上謁，則已改名登第數年矣。一見歡甚，館遇甚厚。嘗夜闌酒罷，平原屏左右，促膝問曰：「某謬當國秉，外間論議如何？」其人太息曰：「平章家族危如纍卵，尚復何言？」平原愕然問故，對曰：「是不難知也！椒殿之立，非出平章，則椒殿怨矣；皇子之立，非出平章，則皇子怨矣。賢人君子，自朱熹、彭龜年、趙汝愚而下，斥逐貶死，不可勝數，則士大夫怨矣。邊釁既開，三軍暴骨，孤兒寡婦，哭聲相聞，則三軍怨矣。邊民死於殺掠，內地死於科需，則四海萬姓皆怨。叢此眾怨，平章何以當之？」平原默然久之，曰：「何以教我？」其人辭謝。再三固問，乃曰：「僅有一策，第恐平章不能用耳。主上非心黃屋，若急建青宮，開陳三聖家法，為揖遜之舉，〔邊批：此舉甚難。餘則可為，即無此舉亦可為。〕則皇子之怨，可變而為恩；而椒殿退居德壽，雖怨無能為矣。於是輔佐新君，渙然與海內更始，曩時諸賢，死者贈恤，生者召擢；遣使聘賢，釋怨請和，以安邊境；優犒諸軍，厚恤死士；除苛解慝，盡去軍興無名之賦，使百姓有更生之樂。然後選擇名儒，遜以相位，乞身告老，為綠野之游，則易危為安，轉禍為福，或者其庶乎？」平原猶豫不決，欲留其人，處以掌故。其人力辭，竟去。未幾禍作。

唐寅

宸濠甚愛唐六如，嘗遣人持百金，至蘇聘之。既至，處以別館，待之甚厚。六如住半年，見其所為不法，知其後必反，遂佯狂以處。宸濠遣人餽物，則倮形箕踞，以手弄其人道，譏呵使者；使者反命，宸濠曰：「孰謂唐生賢，一狂士耳。」遂放歸。不久而

告變矣。

萬二

洪武初，嘉定安亭萬二，元之遺民也，富甲一郡。嘗有人自京回，問其何所見聞，其人曰：「皇帝近日有詩曰：『百僚未起朕先起，百僚已睡朕未睡。不如江南富足翁，日高丈五猶披被。』」二歎曰：「兆已萌矣。」即以家貲付托諸僕乾掌之，買巨航，載妻子，泛游湖湘而去。不二年，江南大族以次籍沒，獨此人獲令終。

嚴辛

分宜嚴相以正月二十八日誕，亭州劉巨塘令宜春，入覲時，隨眾往祝。祝後，嚴相倦，其子世蕃令門者且合門。劉不得出，飢甚。有嚴辛者，嚴氏紀綱僕也，導劉往間道過其私居，留劉公飯。飯已，辛曰：「他日望台下垂目。」劉公曰：「汝主正當隆赫，我何能為？」辛曰：「日不常午，願台下無忘今日之托。」不數年，嚴相敗，劉公適守袁州。辛方以贓二萬滯獄，劉公憶昔語，為減其贓若干，始得戍。

〔馮述評〕

嚴氏父子智不如此僕，趙文華、鄢懋卿輩智亦不如此僕，雖滿朝縉紳，智皆不如此僕也！

陳良謨

陳進士良謨，湖之安吉州人，居某村。正德二年，州大旱，各鄉顆粒無收，獨是村賴堰水大稔。州官概申災，得蠲租，明年又大水，各鄉田禾淹沒殆盡，是村頗高阜，又獨稔。州官又概申災，租又得免，且得買各鄉所鬻產及器皿諸物，價廉，獲利三倍，於是大小戶屑越宴樂，無日不爾。公語族人曰：「吾村當有奇禍。」問：「何也？」答曰：「無福消受耳，吾家與鬱、與張根基稍厚，猶或小可；彼俞、費、芮、李四小姓，恐不免也。」其叔兄殊不以為然。未幾，村大疫，四家男婦，死無子遺，唯費氏僅存五六丁耳。叔兄憶公前言，動念，問公：「三家畢竟何如？」公曰：「雖無彼四家之甚，損耗終恐有之。」越一年，果陸續俱罹回祿。

〔馮述評〕

大抵冒越之利，鬼神所忌；而禍福倚伏，亦乘除之數。況又暴殄天物，宜其及也！

東海張公

東海張公世居草蕩。既任官，其家以城中為便，買宅於陶行橋。公聞而甚悔之，曰：「吾子孫必敗於此。」公六子，其後五廢產。

〔陳眉公曰〕

吾鄉兩張尚書：莊簡公悅、莊懿公鎣，宅在東門外龜蛇廟左；孫文簡公承恩，宅在東門外太清庵右；顧文僖公清，宅在西門外超果寺前。當時與與四公同榜同朝者，其居在城市中，皆已轉售他姓矣，唯四公久存至今。信乎城市不如郊郭，郊郭不如鄉村，前輩之先見，真不可及。

郗超

郗司空〈〔愔，字方回〕〉在北府，桓宣武〈〔溫〕〉忌其握兵。郗遣箋詣桓，子嘉賓〈〔超〕〉出行於道上，聞之，急取箋視，「方欲共獎王室，修復園陵。」乃寸寸毀裂，歸更作箋，自陳老病不堪人間，欲乞閒地自養。桓得箋大喜，即轉郗公為會稽太守。

〔馮述評〕

超黨於桓，非肖子也，然為父畫免禍之策，不可謂非智。後超病將死，緘一篋文書，屬其家人：「父若哀痛，以此呈之。」父後哭超過哀，乃發篋睹稿，皆與桓謀逆語，怒曰：「死晚矣。」遂止。夫身死而猶能以術止父之哀，是亦智也。然人臣之義，則寧為愔之愚，勿為超之智。

張詠

張忠定公視事退後，有一廳子熟睡。公詰之：「汝家有甚事？」對曰：「母久病，

兄為客未歸。」訪之果然。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，且曰：「吾廳豈有敢睡者耶？此必心極幽懣使之然耳，故憫之。」

〔馮述評〕

體悉人情至此，人誰不願為之死乎？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